

◇铭心一刻

人间甜糖

[如皋]夏江川

那日,我因病住进苏中老家县医院,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与苦药混杂的闷味,压得人胸口发紧,喘不过气。

病房里并排摆着三张病床,中间躺着一位七旬老者,身形干瘦佝偻,咳嗽声自胸腔深处翻涌而出,拖出绵长嘶哑的声音,听着格外熬人。

一日正午,病房门被轻轻推开,一个中年男人探进脑袋,脚步放得极轻,唯恐惊扰同屋的病人。

“爸,炖了土鸡,趁热喝点。”他压低着声线,从牛仔双肩包里取出一件厚实磨旧的绒布夹袄,小心翼翼盖在老人的被褥上,又将煮好的土鸡蛋、桃酥一一码整齐,收进床头柜。目光无意间扫过床头的缴费清单,他眉眼瞬间垂落,失了精神,蔫蔫坐到床边。

闲聊间我才知晓,老人是如皋西乡高沙土地区的农户,老伴早年便已离世,一双儿女守着几亩薄田谋生,家中还有孙辈尚在求学。先前在镇上医院输液治疗多日,病情丝毫不见好转,整日低热头疼,咳嗽时还会咳出血丝,无奈才转来县医院诊治。

往后几日,老人接连做CT、支气管镜检查,医生还从他后背穿刺抽取胸腔积水送验,

整套检查折腾人,他却从未喊过一声疼。深夜我起身去洗手间,总能看见他在床上辗转难安。病痛日夜蚕食着他的身体,他死死咬着被角,浑身止不住地发颤,额头上沁满冷汗,半点不肯打扰旁人休息。

一次查房结束,我在走廊听见医生对老人的儿子低声说:“你父亲已是肺癌晚期,手术没有意义了。”回到病房,望着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,我心底满是悲悯。病魔向来残酷,一旦落在底层农家身上,便是整个家庭难以负荷的重担。

隔天,老人的女儿忽忽赶来,眼眶红肿,声音裹着压抑的哽咽,对着老人说道:“爸,我和哥商量好了,送你去上海的大医院治疗。”

老人缓缓抬起眼皮,喘匀几口气息,语气反倒格外平和说:“我活了七十多岁,一辈子守着高沙土耕地劳作,肺早就落下病根了,常年吃药,隔段时日就要住院。好在如今有农保托底,是世道安稳、国家政策好。你们送我去上海看病,两边亲家也老了,家里孩子还要读书,全家只靠几亩薄田、打点短工度日,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?”

我入院后久咳难愈,咽喉终日干痒灼痛,胸闷气短,日夜

不得安睡。因身边无家人照料,病友又各自被病痛缠身,没人留意我咳到窒息般的窘迫。唯有这位日日承受癌痛折磨的老人,默默将我的难受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。

一日午后,我趴在床边剧烈咳嗽,喘得几乎接不上气。老人忍着疼痛,费力侧过身,那常年刨耕沙土、布满干裂厚茧的手,颤巍巍探进贴身内兜,摸索许久,掏出一小包油纸包裹的冰糖。

他挑出几块冰糖递到我手边,沙哑的声线温软,柔声地说:“含两块润润嗓子,能好受些。”

我捏起冰糖含入口中,清甜缓缓化开,顺着喉咙缓缓滑下去,消解了咽喉连日不休的灼痛感,也慢慢抚平了我积压心底的万般苦涩。

那几块冰糖在喉间融化,甜味直抵心底,是世间最动人的滋味。时至今日,这份清甜依旧流淌在我的记忆里,久久不散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似水流年

父亲的小船

[南京]袁祝祥

我的父亲有条小船,在我家乡宝应,人们管它叫“小划子”。它真是小,三米多长,一米多宽,像一片瘦削的柳叶。小船是用家乡榆木做的,船身被父亲用桐油油得发亮,船帮上留着许多道浅浅的划痕,那是岁月与水流共同刻下的纹路。

不知从哪天开始,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开始一天天地往下塌了,这都是因为他年轻时吃的苦太多。父亲30岁不到就当生产队长了,那会儿,他起早贪黑,白天带着社员们在地里干活,脏活重活抢在前,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给社员们“排活”,张家长、李家短的邻里纠纷他也要管。总之,他是生产队最辛苦的那个。生产队在他的带领下,成了全县闻名的先进集体,他也当选为县人大代表。父亲年轻时透支了他的身体,也为他日后的腰疾埋下祸根。

晚年的父亲腰疼得很厉害,小船便成了他的交通工具。每日清晨,他解开缆绳,用那根磨得光滑的竹篙在岸上轻轻一点,小船便无声地滑入河道。他立在船尾,身子微微前倾,竹篙一起一落,搅碎一河天光云影。远远望去,觉得那单薄的木舟仿佛一枚枯叶,而父亲便是叶上那只老去的蜗牛,随着枯叶漂流在蜿

蜒的河道上。

小船不单单是父亲的代步工具,更是家里的劳动帮手。秋收时节,金黄的稻谷堆在田头,父亲一担挑不动,便一捆一捆地搬上小船。到了场头,又将稻谷一捆一捆地卸下,码在打谷场上。最让我难忘的是运“猪脚粪”,那黑乎乎的、掺着青草与河泥的农家肥,别人家都是挑着担子一趟趟往田里送,父亲用他的小船运到田头,然后弓着腰,提着小箩筐的“猪脚粪”,向前挪动着步子,一点一点地送到田间,看了真让人心酸。

每逢去县城,父亲更要靠他的小船。天蒙蒙亮,他便起身,竹篙点破晨雾,小船便向着县城的方向悠悠而去。三个小时的水路,他要穿过几座石拱桥,绕过数不清的河汊,有时遇着顶风,竹篙便撑得格外吃力,那佝偻的脊背在晨光里一弓一弓的。到了油坊,将船头的菜籽卸下,换回两壶新榨的菜油,再去杂货铺买些肥皂、火柴、盐巴。返程时,船尾总是载着夕阳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投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一漾一漾的。

如今,父亲早已离我而去,那条小船也不知流落何方。可那“小划子”与父亲的温情陪伴,却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和乡愁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